无往不胜的密码

■肖力民

国防纪事

清晨的薄雾渐渐散开，明媚的阳光洒满江西省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高高耸立，长征渡口的青石板被岁月打磨得温润光亮。横卧河面的浮桥在微风中轻摇，仿佛诉说着1934年那个深秋，红军夜渡于都河、踏上长征路的壮阔往事，以及于都百姓守护红军伤员的鱼水深情。

中央红军长征前夕，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负伤的7000余名红军官兵，无法随军远征。经过治疗，有一半左右伤员出院，补充到独立师、团。当时，有很多伤员写下“死也不离开部队”“与敌人拼到底”的血书。可形势危急，组织只能将3000余名未愈伤员紧急疏散，隐蔽安置在于都的偏远村落。

红军长征后，于都很快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那些红军伤员主要分散在沙心乡、祁禄山镇、小溪乡、禾丰镇、宽田乡等地的村庄，由可靠群众照料。为避免暴露，伤员不能住在显眼的正房，有时藏在夹墙、地窖、牛棚。当年的于都群众，是冒着生命危险守护伤员的。

在偏远的沙心乡，我见到了拥军模范刘发娣的孙子朱书荣，听他娓娓讲述祖辈守护伤员的动人故事。

“我的爷爷朱学球参军临走前，留下我父亲、二叔以及小叔给奶奶一人抚养。那时奶奶既要种地、带小孩，还要同时照顾12名伤员。”朱书荣动容地说，他至今难以想象奶奶当年的艰辛。

“听奶奶说，那天，从山上下来12名满身伤痕、疲惫不堪的红军战士，其中有两名伤员伤势危重。奶奶没有半分迟疑，当即敞开自家柴门，收留了这群来自异乡的子弟兵。有几名伤员是湖南籍士兵，其中一个叫朱家才，还有一个被大家亲切地唤作天龙，都是远离故土、为国拼杀的热血青年。”朱书荣回忆。

为躲避敌人搜捕，刘发娣将12名红军伤员偷偷藏进屋后15平方米的地窖中。地窖潮湿阴冷，刘发娣把家里的干稻草铺在伤员身下，隔三岔五拿到太阳底下翻晒。当时朱书荣的父亲朱绍明年龄还小，每天负责为伤员送饭，朱书荣的二叔则在路口放哨。

为了让伤员尽快痊愈，刘发娣每天为伤员准备三餐，有米饭、稀饭、野菜以及红薯、芋头等。他们吃什么，伤员们就吃什么。有时米粮不够，刘发娣会优先给伤员。朱书荣说：“那时我二叔年龄小，有一次忍不住吃了为伤员准备的白米饭，奶奶因为这事把二叔痛打了一顿。”

刘发娣还会上山采草药，悉心熬制，为伤员敷药喂药。经过刘发娣的精心照顾，伤员痊愈后，依依不舍地辞别恩人，陆续奔赴战场。

刘发娣健在时，8岁的朱书荣曾问她：“奶奶，爷爷参军后，您要养活几个孩子，还要照顾12名红军伤员，如果敌人来了怎么办？您不怕被杀头吗？”

刘发娣告诉朱书荣：“红军和我们是一家人。当时我只想着一定要把伤员照顾好，其他的没想太多。”

当年，朱书荣的爷爷朱学球参军后，刘发娣曾拉着朱书荣的父亲，前往部队驻地探望。不巧的是，朱学球随部队刚刚离开。第二年，刘发娣便收到通知，朱学球已牺牲在战场。刘发娣把对丈夫无尽的思念深埋心底，度过余生。

在林木茂密的深山沟里，朱书荣带我找到了当年刘发娣居住的房屋旧址——如今已长满树木和杂草。当年隐藏伤员的地窖就在旧址旁，已经坍塌，上面布满荆棘。站在坍塌的地窖前，我陷入沉思：在当年如此艰难、危险的日子里，是什么力量使刘发娣独自撑起这个特殊的家庭？答案，就藏在于都百姓刻在骨子里的淳朴大义中，藏在于都百姓对红军纯粹的拥护与热爱里。

禾丰镇亭子村，是当年安置、守护红军伤员的模范村落。硝烟弥漫的岁月里，全村百姓冒着生命危险，主动收留、照料红军伤员，还悄悄收养红军后代，托举起危难中的希望。

长征前夕，陆定一3岁的女儿陆叶坪被托付给红军战士张德万，一路辗转来到禾丰，寄养在当地一户赖姓农家。陆叶坪在这片山野间长大，在乡亲们的爱护下度过数十载光阴。直到1987年11月，陆叶坪才在南昌与亲生父亲陆定一重逢。

群山深处的小溪乡庵山村，杨凤秀的故事被口口相传。当年，丈夫早逝，唯一的儿子当了红军，参加了长征，家中只剩她与年幼的孙子相依为命，仅存一担半谷子维系生计。即便自身生活困顿，当红军伤员钟家瑶、刘义才、钟桂春辗转至此，杨凤秀毫不犹豫地将3人安置在屋旁隐秘山洞中，悉心照料。

杨凤秀把家中仅存的大米悉数留给伤员，每日为其熬煮稀粥，自己与小孙子却以红薯、芋头充饥。为让伤员早日痊愈，杨凤秀常常爬山采摘草药。一次采药途中，她不慎摔伤左腿，落下伤病。

有一次，敌军进山“搜剿”，杨凤秀临危不乱、沉着果敢，只身引开敌军，保护了3名伤员。历经数月精心养护，3名伤员痊愈，辞别恩人归队。

群山环抱的宽田乡上堡畲族村，同样留存着滚烫的红色记忆。1934年春夏之交，红军第七后方医院迁进这座畲寨，小小村落接纳了大量伤病员。一时间，家家户户都是病房：村民腾出自家厅堂厢房，拆下一块块门板，铺成伤员安睡的床。

新成立的瑞西县委专门定下照顾伤病员的要求：每个伤病员都要有一个火笼取暖、配一床棉被，每5天换洗一次衣物……冷暖、饮食、看护皆有安排。

村里百姓自发组成两支畲嫂洗衣队和一支草药队，日夜奔忙。畲嫂们避开敌人视线，悄悄在溪边搓洗浸血的绷带与军装。草药队的乡亲穿梭于莽莽山林，采来消炎草药，为伤员敷治伤口……

短短数日的寻访，让我一直感动着。当年守护红军伤员的于都百姓千千万万，太多人的姓名未曾留存、不为人知，我所能了解、记录的故事不过沧海一粟。这些有记载的和未曾留下姓名的守护者，共同拥有一个温暖的、值得铭记的名字——老百姓。当年正是因为有无数个刘发娣、杨凤秀默默守护、生死相随，红军才能一步步走向胜利。深深植根人民、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正是人民军队无往不胜的密码。

军旅点滴

天路回响

■宇清

时隔两年，我再度站在新藏公路0公里路标前。叶城的风还是那样干烈、粗粝，裹着沙土往人脸上扑。

单位组织人员轮换，我结束休假返回驻训点报到，身边多了个伴儿——直招军士魏子涵。魏子涵是河北人，大学毕业后入伍，头一次上喀喇昆仑。出发前，他蹲在地上反复系鞋带，站起来又跳了两下，像在试探这双脚能不能扛住这条路的考验。

车子朝西南方向驶去。后视镜里，0公里路标越来越小，最后缩成柏油路上一枚白点。从叶城到康西瓦，要从海拔1000多米跃升到4000多米。前年第一次走这条路，我吃够了苦头。老兵说，库地达坂险，麻扎达坂尖，黑卡达坂旋——这是前人用血泪换来的经验。

我把这些讲给魏子涵听。他眼里的兴奋褪了一半，浮上警觉：“那今天也得翻那些达坂？”

我没答话，因为车子已经驶入隧道。昆仑1号、2号、3号隧道，从曾经最险峻的几段路所在的山体内部穿了过去，合计超过12公里。车子驶出最后一条隧道时，魏子涵不住回头。

“这就过去了？”他问。

答案无疑是肯定的。自去年3条隧道开通后，大部分险峻难行路段已被绕过。从前翻越那些路段要耗去大半天，如今只需20分钟。

魏子涵沉默片刻，说：“真好。”他的语气里透着一种郑重，像在替那些年翻过九十九道弯的人，向这条路道谢。

路确实变了。前年我蜷在后座一动不敢动的路段，如今像伏卧山间、被驯服的老兽，慢慢收起了獠牙。

可路也没有全变。出了隧道区，海拔继续攀升，窗外依旧是戈壁、乱石、远山的雪线。魏子涵开始发蔫，抱着氧气瓶吸两口又放下。我讲起自己初上高原的经历：海拔刚过4000米便感觉天旋地转，吐了一路，到驻训点脚一沾地就往下瘫。魏子涵听了，眉头松了松，挺了挺脊背。

车子爬坡时，风势渐大，沙砾击打着车窗。远处的雪峰，白得刺目。魏子涵指着右前方一片墨绿色的河曲，问那是什么河。我告诉他，那是喀拉喀什河。我朝河的上游抬了抬下巴：“那边是康西瓦。”

魏子涵望着康西瓦的方向，沉默在车厢里蔓延。康西瓦烈士陵园是每一名边防官兵的精神高地。在喀喇昆仑的臂弯里，一茬茬官兵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践行着“热爱边防、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顽强拼搏”的喀喇昆仑精神。看着魏子涵年轻的脸，我忽然想起一个人——他的河北老乡姜云燕。

“你知道姜云燕吗？”我问。

魏子涵点头：“听说过她的故事。”我告诉他，姜云燕17岁时来到喀喇昆仑，在三十里营房医疗站一待就是20多年。她跟男兵一样翻达坂、巡诊、抢救危重伤病员，官兵们叫她“昆仑女神”。

魏子涵久久无言，又问：“她现在还在山上吗？”我说：“她不在三十里营房了，但这条路上，处处有她。”

魏子涵静静听着我讲的故事。从上车起，他的神情由兴奋到紧张，由紧张到疲惫，此刻沉淀为一种肃穆。我猜他正在重新拼凑关于这条路的认知：图片、歌谣、隧道、远山，还有那些在这条路上走过、跑过、爬过以及倒下的人。这一切灌进他的脑海，够他消化很久，也够他在路上长出属于自己的骨头。

车子翻过赛力亚克达坂，海拔缓缓回落，河谷里绿意渐多。前方坡地上，几顶绿色帐篷隐约可见——驻训点快到了。魏子涵坐直身体，整了整衣领，抹了把脸。

傍晚安顿好行装，风从山谷灌进来，卷着沙砾打在帐篷上。夕阳将雪山染成橘红色，魏子涵站在宿舍门口朝西南方向望去。我听见他在低声念几个达坂的名字：“库地、麻扎、黑卡。”声音被风扯碎，散入暮色。

从叶城到康西瓦，这条耗时难走的天路，如今有了穿山而过的通途。山风掠过屋顶旗帜，猎猎作响，像这条路在说话。

它在说，有些东西变了——隧道打通后，运输效率大幅提升：以前送一趟物资翻达坂要两天，如今当天可往返，边防连队菜窖里存得住更多新鲜货。

它也在说，有些东西永远不会变——走在这条路上的人，心中跳动的那团火，从未熄灭。那团火，温暖每一双在路上系紧鞋带的手，照亮每一张凝望雪山的年轻面孔。

短笛新韵

寄语雪域新兵

——一个老兵的话

■杨玉辰

你告别江南父老
服役到雪域军营
乍来一切新鲜
继而就难以适应
于是心里打鼓
何时能梦想事成

不必困惑
抛却迷蒙
路要一步步走
山要一步步登

不妨先练斗寒
历练由此启动
严寒中强筋骨
朔风里练本领
善于和恶天候交友
习惯与暴风雪斗争
钢铁的意志
就是在寒将军的
教练下养成

学会适应困苦
方能玉汝于成
练忍饥——
雪水也生热量
练耐累——
热汗助力建功
抗孤单——
冷静增添智慧
忍伤痛——
坚韧成全本领

部队是所大学校
雪域服役如攀新高峰
祖国把边防交给你
肩上使命千斤重
为党和人民站好岗
永不负时代赋予的光荣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问 田篆刻

青春留在巴丹吉林

■赵广砚

一瓣心香

我在巴丹吉林沙漠的军旅生活，从警卫连站岗开始。北门的夜哨最难熬，尤其是凌晨之后的那两班岗，困意总是像潮水一般漫上来，我得用意志力筑堤。也是在岗哨上，我真正明白了什么是责任，明白了任何时候都要紧握手中的枪。

后来，我被安排到油库工作，和一只退役军犬成了搭档。它年纪大了，动作迟缓，但眼神依然警觉。我们沿着油库的小路巡逻，一圈又一圈，一天又一天。走累了就坐下来，它靠在我脚边，呼哧呼哧地喘气。它湿漉漉的鼻头蹭过我的掌心，我也曾对它轻声歌唱。

那时太年轻了，我觉得自己不该被这黄沙围住。海子的诗成了随身携带的解药。“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可明天总是太远，眼下只有无尽的沙砾和失眠。一个深夜，我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睡意全无。悄悄爬起来，翻开日记本，我写下人生第一首诗。从此，许多深夜都成了我的秘密花园，写诗也成为我抵御孤独的武器。

沙尘暴是巴丹吉林的另一种语言，每年3月到5月是它的主场。风裹着沙砾从天边压过来，像一堵移动的墙。风停时，阳光重新铺满戈壁。我站在路中央，满身细沙，像一尊刚刚出土的兵马俑。在巴丹吉林，被子上时常会落一层薄薄的细沙，我时常会觉得牙齿不断地与生硬的沙子发生摩擦。

我最喜欢的是夏天。南湖是我散步最多的地方，我偶尔会坐在岸边，听远处飘来的歌声，有时会想起远方的人。我也曾暗自伤神，只是那些眼泪掉在石板上，往往还没来得及淌开，便会迅速蒸发。戈壁滩如此干燥，连悲伤都存不住。

芙蓉洲是营区内的一座小公园，每到夏日，来探亲的孩子们总会在喷泉下追逐水花，浑身湿透却还笑个不停。几十年前，前辈们在荒漠里一锹一镐挖出深井，喝过苦碱水，住过地窝子，用一辈子隐姓埋名换来共和国挺直腰杆。跟他们比，我那点孤独轻如尘埃。

我曾去过一个“三无”点号，没水、没电、没信号。只有3个兵驻守在那里，每周接一次给养。在点号，洗脸水用来洗内衣，洗内衣的水用来拖地，拖完地的水用来冲厕所。我和他们待了7天，临走时，3个人站在点号的门口和我挥手告别。吉普车开出很远，他们依然站在那里，像3棵倔强的胡杨。后来，听说这个点号通了市电和水源。一别多年，或许3名战友已经离开那里，但我知道，他们的青春值得铭记。

伤感的日子，在冬季来临。离别前夜，几位好友相约小聚。我们聊居延海的水鸟、祁连山的雪线、额济纳的胡杨，聊青春、梦想和爱情，谁也没有提“离别”二字。深夜，望着窗外熟睡的戈壁，我泪落如雨。巴丹吉林，留住了我16年漫漫军旅时光，也刻进我的心房。

即便离开那座军营，我依然会写关于巴丹吉林的诗。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哪怕驻守的人一茬一茬地更换，那份忠诚和信念始终不变，那些渴望建功沙场的青春和热血依然滚烫。对巴丹吉林的怀想，必将持续我的整个人生。巴丹吉林，我爱你的每一个落日与黄昏，爱你的每一次风暴与每一粒沙尘。

兵的样子

■胡献浩

兵的样子，到底是什么样子？

是队列中挺直的脊梁，是危难中逆行的身影，是练兵场上不服输的坚韧，是迷彩服盖不住的青春锋芒。可当摘下领花、卸下肩章、告别军营，兵的样子又会是什么样？

我们单位有9名退役军人。他们从不同的战位走来，带着各自军旅的印记，归于机关平淡的案头。戎装虽解，那些在军营里淬炼的品质，并没有随岁月淡去，而是悄然落在一件件细碎的事务里，让我们看见，褪去荣光之后，兵原本的样子。

督查检查，那位从武警某部退役的大学生士兵，依旧带着哨位上养成的较真。过去守一方岗亭，目光清明，没有丝毫含糊；如今循着督办清单奔走，沉下心核验每一项落实、厘清每一处疏漏。督查最忌浮于表面，他保持着警营里养成的审慎，顺着线索追到底，对着短板盯到位，那份执拗还像当年在岗哨上一般，沉静而笃定。

车轮辗转的路途，是雪域高原归来的骆老兵无声的哨位。曾经身处边防，长风漫过荒原，苦寒与孤寂磨砺出他耐苦、沉稳的品性；如今方向盘握在掌心，日夜兼程，风雨不避，一趟趟公务出行便是一次次无声值守。每次出车前，他都仔细检查车况，行路时稳慎自持，数十万公里安全行驶的记录里，藏着高原戍边人沉淀下来的执着担当。

乡土阡陌间，是杨老兵的新战场。曾经的雷场步步惊心，他俯身排险，在无声的危险里守护一方群众。那段直面生死的经历，让他更懂家国安宁可贵。离开雷场，“转身”成为驻村干部，他扑下身、沉下心，入户倾听民情、宣讲政策、跟进实事，把扫雷时细致严苛、迎难而上的韧劲，化作扎根乡土、服务群众的热情。

还有守在案头的赵老兵，今年就要退休了，收发登记、传阅归档、上传下达，没有半分懈怠。这份安静、重复的工作少有喧哗，却是机关有序运转的日常。他时刻保持着军营养成的自律与谨慎，逐件核对、有序流转，不压件、不遗漏、不迟误，在旁人看不见的细碎里，守住了一方秩序。

9名退役军人，岗位不同、分工各异，军装虽然脱下，但刻进骨子里的军人本色从未褪去。有人主动请战，义无反顾奔赴强边固防一线，以初心守边境安宁；有人甘于平凡，于后勤保障的细碎烟火中精益求精；有人静守案头，沉下身调查研究，在文字笔墨间梳理实情、传递声音。他们把“为人民服务”的滚烫信仰，化作日复一日的躬身践行，以最朴素的坚守厚植为民情怀。

所谓兵的样子，从来不只是定格在镜头里的英姿。它是闻令即赴的忠诚，是负重不言的坚韧，是遇事向前的担当，是一日为兵、终生为兵的誓言。这些大家都看在眼里：不用多说，这就是兵的样子。



天开眉目山川丽（中国画） 胡家立作